

抗战  
记忆

随笔

## 木刻的号角

□ 柳洁

在湖北省博物馆举办的《中国战斗·抗日战争时期木刻展》上，300余幅胡风旧藏的抗战版画现身。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武汉一时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版画艺术家也聚集在此。胡风当时在武汉主编的《七月》是扶持、发表抗战版画作品的重要刊物。1938年他在武汉主办了第二届“全国抗敌木刻画展览会”，对抗战文艺和现代版画艺术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今年展出的作品中，有许多展品就曾参加过1938年的“全国抗敌木刻画展览会”。

20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倡导发起了新兴版画运动，一大批

青年艺术家投身版画创作。新兴版画从它诞生那天起，就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血肉相连，成为中国革命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30年代左翼美术的主力军。艺术家们用版画这一艺术形式弘扬救亡图存、反抗侵略的民族精神，揭露侵略者的残暴，歌颂抗日军民的伟大业绩，鼓舞起全国人民坚强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念。

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黄乔生说：“抗战版画堪称是一部饱含着笑与泪、血与火的‘木刻画史’，在宣传抗战、抨击黑暗的同时，也忠实记录了国家和民族的心路历程。”



▲ 轰炸出云舰

□ 杨栋

文章的技巧千变万化，但技巧再多，终究只是漂亮衣裳。真正好的文字，应该是有血有肉的最真实可信

我想写一篇谈论写作的文章。素材如山，看似呼之欲出，可是腹稿在肚子里咕咕叫了半天，好久都没有出来。万事开头难，大师如列夫·托尔斯泰，把《战争与和平》的开头改了15遍，把《复活》的开头改了20遍。一个出彩的开头，不仅会一下子抓住读者，也容易传世。另一个例子，多年以后，许多读者早就忘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写过多少个奥雷里亚诺的时候，却一定记得上校面对行刑队时想起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就算《百年孤独》入选无数次“最读不下去的小说”之一，还是会有众多中国的作者和媒体人乐此不疲地模仿着小说里的经典开头。看到了吗？即便读不下去，好的开头也会存在你深深的脑海里。

我喜欢《百年孤独》。虽然人物纷杂、情节丰富、跨度长远、语言华丽，但始终有一条主线。那就是小说的名字——百年孤独。仔细品味，小说里的“孤独”无处不在——无人理解的吉普赛人梅尔基亚德斯是孤独的；把自己反锁在屋里，独自搞发明的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是孤独的；瞎了眼睛，却拥有感知能力的寡妇乌拉苏拉是孤独的；这个百年家族就这么几个名字绕来绕去，也是挺孤独的。除了人物，马孔多这个小镇，不管是外来者还是内部人都无法改变它的命运，只能跟着羊皮卷走，更是孤独的。七代人的故事、百年的风云，就乖乖地听作者指挥，犹如其手中的棋子。这就是作者的危害之处。所谓“放长线、钓大鱼”，正是长篇小说的写法。如果写长篇小说不懂得布局，就如统帅不懂得排兵布阵。或许他们会有出色的文字技巧，但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个文字上的将才。

众生平等，只要经历足够的文字训练，每个人都有潜力成为文字的将才。读近代名人回忆录，他们的童年大多都在私塾度过。彼时感觉枯燥无味，但老了老了，都想起私塾的好来，毕竟那时的教育成就了他们旧学的底子。现在我们虽已告别私塾，但老师也常常教导我们多读多背名家名作。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固然已经无法重现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雾霾之下也难以见老舍笔下济南的冬天，可是读书百遍，其义自现，久而久之，文章之道就会化用于心。正如我们现在读古文，在白话文的时代，我们已经不可能用文言文来记日记、写公文、读报告。不过，今人读古，最大的作用，是读而“化”之，将古文的精致吸收进来，锻炼自己的技法。王鼎钧有书《古文观止化读》，见字如面。鼎公心中所怀，正是这份简单的希冀。

古文的好处，还在于它的凝练。正如中国诗，从四言诗歌到五言绝句再到七言律诗，收起的是长篇大论，留下的是想象与意境，好似中国画里的“留白”。为人处世之道，最忌把话说满，而是要讲究“给彼此留余地”，文章也是如此。欧阳修的传说“逸马毙犬于道”，足够精准简洁，还留给读者无尽的空间。所以我始终觉得，短篇比长篇更考验作者的文字能力——它要求用最短的篇幅说最丰富的意思。鲁迅的短篇，篇篇都是经典，虽短小，却精悍，像一把把尖刀，直插要害。大而无边，鞭长莫及，说的就是那些喜欢堆砌辞藻却毫无方向感的文章。

短文章见文字功力，短句子更见高下。现在中文里充斥太多莫名其妙的长句，多半源自翻译腔。比如四五个定语后，突然冒出一个主语，头重脚轻，让人头疼，甚至可以看出英文原句。为何不用短句切割？为何不变换语序和修辞？一口吃一个胖子，只会把自己吃撑了。文章是千古事，需要慢慢来。

长句变短句，要靠标点符号。标点符号用好了，能有画龙点睛之效。网络语言多了，许多人不要标点，或者是忽略标点的用了，看似方便，其实是文章之失。我对标点符号患有强迫症，最怕看到一逗到底。明明语意已经终结，却还是藕断丝连，看着让人喘不过气来。文章只呼不吸，就死了。还有就是感叹号了。中国文字是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要表达强烈的情感，有许多不同的方法。用感叹号来表达，似乎省事，却也杀了文字想象力。感叹号最好的归宿，是口号和战斗檄文，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一切牛鬼蛇神！”，透出浓浓的杀伐气。平时写文章，语气还是平和些为好。

文章的技巧，千变万化，千人千样。但董桥说“文字是肉做的”，技巧再多，终究只是漂亮衣裳。真正好的文字，还是有血有肉的最真实可信。最近在读的吴念真的短篇，家长里短，邻里琐事，朴实无华却发自内心的，读来才最为感人。正如好的小说必定来源于真实的历史、生活和阅历，好的文章的首要条件也是真诚。这一分真诚既来自对生活的感恩，也来自对文字的敬意。作文、为人、处世，三者彼此相通，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就是这个道理吧。



▲ 抗敌军的防御战



▲ 游击队



▲ 中国战斗封面

## 纹石山的灵魂

□ 解黎晴

“夜光之珠，卞和之璞，方诸之水，丰城之剑，藏于其地者，皆山辉泽媚，以待知己之赏鉴，而未尝终于没也。”——在中国文学史上名不见经传的清代桃源文人罗世儒“于文溪之石有感矣”，他在《文溪洞记》中对纹石赞不绝口，“文之为溪，晴之霞，雨之烟，朝之岚，暮之翠，无日不凝集其间。一石而能文，若与云龙风虎同其灵焉。或者河之图，洛之书，其气复钟于石耶！求者甚从，得者不数。非不得已，所得者皆寻常俗俚辈所耳而目之，赏而识之文，非所谓至文。至文者，造物不多生，彼亦不自炫。故或一世而一出，或间世而一出，或数十世而一出，行将与夏瑚商雉照耀于上国，辉煌于廊庙，宁仅见于寻常之耳目耶！”晓亭先生所谈，无疑是方家之言，不刊之论，辟异之说。

遥望先贤，平凡之辈的我只好在书桌上，供奉着玻璃缸泡养的“寻常”纹石，倒也晶莹、玲珑，温润的彩石斑斓着悠悠的灵气——晨昏晤对，春秋默契，充实着生命的意义。

纹石，世外桃源的特产、名产，与桃源县城隔沅水相望“凝然端居”的杜青山，一称文溪山，崇山峻岭环列如

屏。在二十多米厚的砂砾层中，盛产一种闻名于世的纹石（包括玛瑙、燧石、石髓、蛋白石等多个品种，以斑斓美丽的玛瑙为最多），故又名纹石山。清康熙年间所修《桃源县志·物产拾遗》描绘纹石神形毕肖——“纹石，白而圆润，其上多红点，浓者如血，淡者如霞，密者如熟桃，疏者如残星，圆者如花瓣，曲者如月痕。其他如眉、如舌、如齿、如耳、如瞳子、如弓鞋、如髻，佳者孕天象地形，或含草木禽鱼之状。”“或洁或艳，或古或瘦，尽态极妍，无体不备。”

纹石山，相传为杜贞女子的遗迹。美丽质朴的杜贞钟情英俊憨厚的春生，贪财、刻薄、残毒的哥嫂却支使春生远走长安接姑妈。杜贞为逃避至亲将自己许配给横行乡里的财主佬做小妾，以死抗争，撞向石崖，只听得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杜贞幻化成痴情的纹石山。其实我始终无缘一睹纹石山的芳容，但早已耳闻那里山侧两洞夹出，合流如襟，其源突于山半崩陷，瀑布飞泻，下遂成溪，历四时清泉不竭。我还听说沿流而进，愈曲愈深，愈深愈奇。虽说纹石山没有张家界神奇，也没有桃花源的浪

漫，但她展开的山坡舒缓地起伏着圆润的优美，满山星星点点的纹石是杜贞爱的宣言。所以，这座山是我心底久久珍藏的一道风景一脉情愫。

纹石，一种硬度达洛氏九度的岩玉，多呈圆形、肾状、葡萄样，颗粒大者似球，小者如豆。透体玲珑，温润似玉，有浊白、红、黄、褐、绿、蓝、紫等色，半透明，具有玻璃、油脂光泽和五颜六色的彩纹。据传，早在汉代，桃源玉雕艺人根据桃源玛瑙的质、形、纹和不同颜色因材施艺，借色取巧，通过运用打坯、钻洞、镂空、拉刺、修细、磨光、上蜡等工艺，雕琢出华贵、典雅、庄重、俏丽的佛像、花卉、戒指、项链、烟嘴、骆驼、狮、猫、狗等千姿百态、情趣盎然的精美的艺术品。尤其是纹石图章，是历代达官贵人梦寐以求而不可多得的珍宝。1915年，桃源玉雕艺人陶柏春耗时一年制作的纹石作品《刘海戏金蟾》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1938年手艺人彭老大精心雕刻的桃源纹石水壶和巧色纹石图章，分别被国民党上将刘勋和当时的县警察局长巧取豪夺，以极低价格强行购走。可谓龙窝之精，鸿钧之巧，包涵万有，莫名其妙。

还有人将纹石雕成酒杯，阳光照射，好像斟满琼浆；琢成砚台，墨气飘逸，仿佛轻烟蒸腾……美则美矣，终是他人之物！

一日，好友从杜贞与春生分手痛哭的相思坡觅得一捧纹石相赠，我如获至宝，欣喜若狂。高兴得两手相击，纹石的妙音碰撞出了金玉之声。

纹石，就像通灵宝玉一样通达人性。我十分虔诚地将纹石养在清水悠悠的玻璃缸中，但见纹彩随水波漾动，宛若彩云飘飞天际，给人一种高远、深邃的开阔之感。溜圆的颗粒上呈现一滴滴斑斑的是名贵的泪石，它享有和雨花石齐名，与翡翠玉媲美的盛誉，但却历经沧桑，把沉默的记忆深深地封存心底，珍藏在撕心裂肺的痛苦之上。纹石上的脉络充满了岁月的痕迹，仿佛蕴含生命的能量，而我却将她沉于在书桌上，好让这纹石山的灵魂日日夜夜陪伴着我。

雅趣